



妹妹

[英] 罗莎蒙德·勒普顿◎著

张菡晨 叶博◎译

只身涉险，只为永不割舍的血脉亲情
众叛亲离，她在伤痛和无助中找寻事实真相

英国亚马逊2010年最佳小说，同名电影由百代电影公司拍摄

2010年全英最畅销长篇小说

令英伦三岛魂牵肠断的至爱亲情

ISTER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

妹妹

【美】苏珊·勒普顿◎著
张雨晨 叶博◎译



SISTER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妹妹 / (英) 勒普顿 (Lupton, R.) 著; 张菡晨, 叶博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8
ISBN 978-7-5404-5012-0

I. ①妹… II. ①勒… ②张… ③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1247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1-151

SISTER © Rosamund Lupton 2010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,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妹妹

作 者: [英] 罗莎蒙德·勒普顿

译 者: 张菡晨 叶 博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特约编辑: 马冬冬

版权支持: 李彩萍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监 制: 孙淑慧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012-0

定 价: 29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录 *contents*

- 第一章 电话 / 001
- 第二章 基因治疗 / 024
- 第三章 海德公园 / 050
- 第四章 倾诉 / 061
- 第五章 艾米里欧 / 074
- 第六章 亲人 / 086
- 第七章 西蒙 / 103
- 第八章 尼克斯医生 / 120
- 第九章 自责 / 143
- 第十章 彼得神甫 / 149
- 第十一章 幻觉 / 163
- 第十二章 照片 / 175

第十三章	扑朔迷离 / 186
第十四章	葬礼 / 212
第十五章	罗森教授 / 224
第十六章	艺术学院 / 238
第十七章	桑德斯医生 / 246
第十八章	艺术展 / 257
第十九章	哈蒂 / 270
第二十章	里奥的生日 / 279
第二十一章	劫持 / 293
第二十二章	真相 / 314
第二十三章	结语 / 341

第一章 电话

星期日傍晚

挚爱的黛丝：

为了能在此时、此刻和你在一起，握着你的手、看着你的脸、听着你的声音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一封信又怎能代替抚触、凝视和倾听？怎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？但我们早就习惯用文字来沟通了，不是吗？在我到寄宿学校就读时，我们就已经将两人的游戏、笑语和低声交换的小秘密，都改成了通信。

我不记得自己在第一封信上说过些什么，只记得我当时把信纸做成了拼图，还故意打散，让舍监阿姨没办法偷看。（我猜得对，她早就没有玩拼图

的童心了。)但在你七岁那年，我断断续续地提到想家的事时，你回应过什么，我每个字都记得；也记得要不是我把手电筒凑到信纸上，根本看不到你写了什么——你用的不是墨水，是柠檬汁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觉得如果亲切是闻得到的，那一定是柠檬汁的味道。

记者会喜欢那则小故事，他们会杜撰我自小就是柠檬汁侦探之类的人物，还会对我们多年来深厚的姐妹情大肆渲染。事实上，他们就在你公寓门外，跟着一队摄影师和音控师（脸上全是汗，身上的夹克脏兮兮的，电线拖在台阶上，还在栏杆上缠结成一团）。确实，这样是有点在瞎扯淡，但我还能怎么告诉你呢？我不确定你对于成为名人有什么想法——不管是哪一种名人，不过我想你会觉得有趣吧。哈哈，有趣，恶趣味。我只觉得是恶趣味。但我对幽默的定义向来和你不一样，对吧？

“但你已经被禁足了，这很严重，”我说，“下次你肯定会被开除的，妈妈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。”

你偷偷把兔子带进学校，被逮到了。我那时多有姐姐的范儿啊。

“可是，这有点意思，不是吗？碧儿？”你撇着嘴问我，努力忍住笑，这让我想到那嘟嘟冒着气泡、像是随时会喷涌而出的瓶装葡萄适饮料。

想着你的笑容，我就充满了勇气，走到窗边。

我认出了卫星电视台的记者，他人就在窗外。我已经习惯了在纽约的公寓里的等离子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的脸孔。但现在，他却在这里——真人尺寸，鲜活而立体，就站在切普斯托路上。他的视线直直地越过我，望着你家的窗户。我不禁手指发痒，想按下遥控器上的“关闭”键；不过，现在我却只能拉上窗帘。

但现在的处境，比我刚看到他的时候更糟糕了——他们的灯光直透过窗帘，声音在窗户和墙壁上回响。他们的出现似乎是股能强行闯入你家客厅的力量，难怪新闻会被称为“腥闻”，那股有如鲨鱼逼近鲜血的压迫感，几乎令我窒息。好吧，这么说是有点夸张，你大概不觉得这有什么，甚至还会给他们倒咖啡吧。不过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太重视个人空间，所以很容易觉得受到侵犯。我应该到厨房去，试试能否掌握情况的发展。

这里安静多了，我才能静下来思考。我会对这件事这么惊讶，实在有点可笑。在大多时候，这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比如说，昨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，内容写的是我们一直以来浓得化不开的姐妹情，可上面却对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只字未提。我们都长大成人了，现在看起来年龄差距没有什么，但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差距就很明显了。“五年一条代沟……”人们听到这句，都会说“谁不知道啊”，语气在句尾轻轻上扬，表示这是个疑问句。我们都该想想里奥，想想他造成的鸿沟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“空洞”。但我们从来没说过，不是吗？

我听到一个女记者讲手机的声音，从后门的另一头传过来。她肯定是在指挥听电话的人做事。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心里不禁一跳——“亚蕊贝拉·碧翠丝·汉明”。妈妈说过，从来没有人会叫我亚蕊贝拉，所以我想从我小时候起，别人就知道我不是亚蕊贝拉——这个名字感觉上像是用龙飞凤舞、华丽繁复的书法字体写成的，涵盖了名叫贝拉、贝儿丝或贝儿的女孩子，充满了美丽的可能性。但这不是我。打从一开始，我显然就是碧翠丝，清晰明白、毫无矫饰，就像打印出来的印刷体，不涵盖任何其他人。在我出生之前，爸爸就选定了亚蕊贝拉这个名字。现实肯定很让人失望。

那个女记者又回到了附近——我听得到她在说什么。我想她是在打另一通电话，因为要工作到很晚而跟什么人道歉。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意会到，就

是我——亚蕊贝拉·碧翠丝·汉明，害她必须加班。我有股本能的冲动，想出去向她道歉——你是了解我的，每次妈妈把盘子弄得乒乒乱响，表示她在生气时，我都是第一个抢进厨房的。女记者稍微走远了些，我听不到她说什么，只能听出语调——像是在安抚，又有点自我辩解的意味，优雅地踱着步子。这时，她的声音突然变了。我想她一定是在跟她的小孩说话，那温柔的语调仿佛在空气中流淌，流进门窗，让你的公寓温暖如春。

或许我应该体贴一点，叫她回家去；但你的案子还在审理中，在审判结束前，我没有权利告诉他们任何事情。但她就像其他人一样，对此早就了然于心；他们也不打算问出什么跟你有关的事实真相，只想要看到情感的表示。他们就想看到我紧紧握住双拳，看到我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；他们就想看到我脸颊留着泪痕，看到睫毛膏在我脸颊上拖着黑蛇般的痕迹，所以我留在了屋里。

那群记者和工作人员终于走了，在你门前的台阶上留下了大量的烟灰，看起来就像潮水的高潮标记线。熄灭的烟头就留在你的水仙花盆里。明天我会把烟灰缸拿出来。其实，我这么一概而论地评断他们是不对的，因为其中三个人对他们硬闯进来表示了抱歉，一个摄影师还从街角的店里买了点菊花送我。我知道，你从来没喜欢过它们。

“可是，就算在春天，它们看起来还是秋天的棕色，就像制服的颜色。”你笑着说。嘴上是在讲花的美丽和持久，其实是在揶揄我。

“它们的颜色通常是很亮眼的。”我不带笑意地说。

“真漂亮。真是天生用来点缀车库前院的水泥地的。”

这些看似在记忆中枯萎的例子，其实是意料之外的体贴的根源，是一如高速公路边上的报春花那样令人惊奇的，像花束一样丰盈的感同身受之心。

送我菊花的摄影师跟我说，今天晚上的“十点新闻”有你的专题报道。我打了电话给妈妈，告诉她这件事。我想，从妈妈异于常人的观点来看，她对于你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，还是很得意的。而且，人们对你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多。音控师说，明天还会有国外的媒体来这里采访。真是有趣——虽然是恶趣味——几个月之前我就想对人说了，但那时没有人想听。

星期一下午

现在似乎每个人都想听了——媒体、警方、律师，无不奋笔疾书、引颈注目，录音机也嗡嗡作响地忙碌着。这个下午，我正在皇家检察院为律师提供证词，为往后四个月内的审判作准备。我已经说过我的证词对这个起诉案件至关重要，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的人。

皇家检察院的律师莱特先生正拿着我的证词笔录，坐在我对面。我想他已经三十好几了——或者更年轻些，只是因为他的脸庞总是面对着像我这样的人，沾染了许多尘世的风霜。他的表情显得小心翼翼，身体微微倾向我，仿佛是为了增强信心。我想他是个好听众，但他是个怎样的人呢？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”他说，“希望你能把一切都告诉我，从头开始说起，我稍后试着来梳理其中的关系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但是，我不太确定事情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。”

“那么，试着从你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说起吧。”

我注意到他穿着剪裁优良的亚麻衬衫，却系着丑陋的涤纶领带。这不是一般人会选择的搭配方式，我想，其中一样一定是别人送的礼物。如果那条领带是礼物，他肯系上表示他是个知恩的好人。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跟你提过，我养成了新习惯，每当脑子不想去思考眼前的事时，就开始浮想联翩，无法自己。

我抬眼看他，遇上了他的视线。

“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，我接到妈妈的电话，说妹妹不见了。”

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举办周日午餐派对。食物是由当地的熟食店包办的，可以说很纽约——很精美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家里做的。我们住的公寓、用的家具，甚至我们的关系，也都像这么回事——没有家的感觉。就像纽约被戏称为“大苹果”，却没有果核。我知道你会对我这样的说法感到震惊，但我在纽约的生活可以暂时按下不表。

我们那天早上就赶回来了，放弃了庆祝我升职为客户总监的活动，就是在缅因州小屋的“浪漫雪景假期”。托德很享受那个让我们铸下大错的午餐派对：

“我们虽然并不奢望能有按摩浴缸，但冲个热水澡却也不赖，如果能有电话，那当然很好。看起来那儿不像是能用手机的样子，因为运营商并没在那儿设接收塔。”

“这趟旅行是临时起意的吗？”莎拉疑惑地问道。

你知道的，我和托德从来不是那种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。莎拉的丈夫马克隔着桌子用眼神示意她，“亲爱的。”

她看到了他的眼神，说：“我讨厌你说‘亲爱的’，那表示‘你他妈的给我闭嘴’，对吧？”

你会喜欢莎拉的，或许这正是我和她成为朋友的原因——打从一开始，她就让我想起你。她转头问托德：“你和碧翠丝上一次吵架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托德说：“我们都不是爱翻旧账的人。”以为这样可以截断她的话头。

但莎拉不是这么容易退缩的人，她说：“所以你也不用操这个心了。”

语毕，现场一片尴尬的沉默，我礼貌地打破僵局：“有谁想来点咖啡或花茶吗？”

在厨房里，我把咖啡豆放进磨豆机——这是我为这顿饭所做出的唯一贡献。莎拉跟了进来，充满懊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碧翠丝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我那时是最完美的女主人，笑容满面，温和平静。“马克是要黑咖啡，还是加奶精的咖啡？”

“加奶精。我们之间再也不说笑了，”她一面说着，一面坐上备餐台，踢着双腿，“至于性生活方面……”

我打开磨豆机，希望机器发出的噪音能让她自觉地闭嘴，但她却喊了起来：“那你跟托德怎么样啊？”

“我们很好，多谢关心。”我一面说着，一面把咖啡粉倒进我们那台价值七百美元的意式浓缩咖啡机里。

“你们还说笑吗？还上床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打开放着一九三〇年制的咖啡匙的匣子，每支咖啡匙上都有色彩各异的珐琅装饰，看起来像综合口味的甜点。“这些东西是我们上星期天在一场古董展会上买的。”“你在转移话题，碧翠丝。”

但你知道，我不是在转移话题。星期天早上，其他夫妇都还在床上缠

绵，我和托德已经出门准备采购古董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是默契十足的采购伙伴，而非情投意合的恋人。我认为，所谓的共筑未来，就是在公寓里填满我们一起挑选购置的物品。我能听到你的嘲笑——就算是克拉丽丝·克里夫的茶壶，也不能作为性生活的替代品，但对我来说，前者要来得更好，更安全。

电话响了，莎拉装做没听到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性生活和说说笑笑，对一段恋情来说就像心脏和肺。”

“我得接电话了。”

“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拔掉呼吸器？”

“我真的得接电话了。”

“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拆分抵押账户？什么时候该把共同朋友划清界限？”

我接起电话，很高兴有借口打断这段谈话。“喂？”

“碧翠丝，我是妈妈。”

你已经失踪四天了。

我不记得自己收拾行李，却记得托德进屋的时候，我正好拉上行李箱。我转身问他：“我搭的是哪个航班？”

“订不到今天的机票了。”

“但是我现在就得走。”

从上星期天开始，你就没去上班。你的上司想联系你，打了你的手机，却只听到语音留言。她到你的公寓看过了，你不在。警察也在找你。

“你能载我去机场吗？不管还剩什么航班，我都要买到票。”

“我帮你叫车。”托德回答。他喝了两杯葡萄酒。他十分谨慎，我曾经很喜欢他这个优点。

当然，这些事我对莱特先生只字未提。我只告诉他，妈妈在纽约时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半打了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你失踪了。他和你一样，只关心大局，不在乎细节。你小时候画的画总是粗枝大叶，超越画纸的局限；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用铅笔、直尺和橡皮擦细心描绘。长大以后，你在画布上尽情挥洒，用鲜亮的色彩、飞驰的笔触勾勒出抽象画，而我则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完美地发挥所长，谨小慎微，就像把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一一对上色谱表。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技巧，能挥洒自如，但我会一点一点地把这个故事都告诉你。我希望能像点描派画家那样，用细节建构事实，就像用许许多多色点完成一幅画；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了解事情的原委。

“所以，在令堂打电话告诉你之前，你完全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吗？”莱特先生问我。

我感觉到那熟悉而令人讨厌的罪恶感涌了上来。“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注意到。”

我买到头等舱的票，其他舱位的票都卖光了。当我们飞跃云端，我想象着告诉你这些事，要你答应再不要做此惊人之举。我提醒你，你就要当妈妈了，是时候表现出大人该有的样子了。

“碧儿，你不用对姐姐这个身份太较真。”

我在那时候对你说了什么？有很多种可能，重点是我一直以来都把姐姐这个身份视为一种职责，一种我能完全胜任的职责。我之所以飞去找你，是

因为我会找到你（照顾你也是这种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）。我对这种任务驾轻就熟——一个心智成熟的长姐谆谆告诫飞扬跋扈、不负责任的年轻女孩，究竟谁懂得多。

飞机开始朝希斯罗机场降落。伦敦西部在我们脚下展开，几乎分不出哪里是雪，哪里是地面。安全带警示灯亮起，我向上帝默祷立誓：只要能找到你，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什么都肯做；甚至不惜与魔鬼定下契约——只要能见你平安。

当飞机降落在跑道上时，我的幻想与烦恼都转为令人痛苦的焦虑，上帝成了童话书里的英雄。我身为姐姐的魄力荡然无存。我还揪心地记得里奥的死使我撕心裂肺，痛苦吞噬了我，使我感到自己是如此不幸。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。

就一间办公室来说，这里的窗户大得出奇，春日的阳光也在此尽情流泻。

“你认为黛丝之所以失踪，和里奥的死有关？”莱特先生问。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但你说你想到了里奥。”

“我时时刻刻都想着里奥，他是我弟弟。”老是重提这件事，我已经厌烦了。“里奥在八岁的时候死于囊肿性纤维化症，我和黛丝没有遗传到这种病，从小就是健康宝宝。”

莱特先生想关掉头顶上的灯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上。他抱歉地向我耸耸肩，再度坐下。

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妈妈和我碰面，我去了警察局。”

“能告诉我详细情形吗？”

妈妈在接待处等候，穿着她价格不菲的耶格牌驼色大衣。当我走近时，我看到她头发也没梳、妆也化得很潦草。我一看就有数了，在里奥的葬礼之后，我就不曾看过她这个样子了。

“我从小哈德森一路打车过来的，你的飞机晚点了。”

“只不过晚了十分钟，妈妈。”

我们的身边站满了久别重逢的情侣、家人和朋友，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。但我和妈妈向来不擅长用肢体接触表达感情，我们甚至没有亲吻过彼此。

“她可能打过电话，只是我不在家。”妈妈说。

“黛丝会再打的。”

话虽如此，我从飞机着陆后就不停地看手机，却是一无所获。

“这简直太可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等她的电话，她根本就不想打给我了，太烦了，我说得对吧？”我认得妈妈这种掩饰烦恼的一贯方式。

“而且她上次主动来看我是什么时候了？”

我在想她什么时候才会谈到与“上帝的契约”。

我租了一辆车。现在才早上六点钟，通往伦敦的道路就已经开始堵车了。现在是高峰时段，本来就拥堵的道路，因为下雪，行驶更加缓慢。我们直接前往警察局。车里的暖气开不了，我们只要一说话，就能看见丝丝白雾，飘散在冰冷的空气中。“你跟警察谈过了吗？”我问。

妈妈的回答听起来带着一股厌烦：“感谢老天，谈过了。关于她的生活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吗？”

“你知道是谁报警说她失踪的吗？”

“她的房东，好像叫埃米亚斯还是什么的。”妈妈回答。

我们两个都不记得房东姓什么，但是我突然觉得有种奇怪的预感——为什么是你的房东去报警？

“房东告诉警察，黛丝一直接到骚扰电话。”妈妈说。

尽管车子里本来就冷，我一听这话还是不禁冒冷汗。“什么骚扰电话？”

“他们没说。”我看着妈妈，她写满焦虑的脸庞变得苍白，也让我看出她那里擦了粉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擦着倩碧粉底液的中年艺伎。

七点半，在我们抵达诺丁山警察局时，隆冬时节的天色还很暗。路上很堵，不过新铺好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。我唯一进过警察局是去报失我的手机——后来才发现手机并没有被偷。此外，我也不曾走进接待处后面的地方。这次不但有人护送，还走进了接待处后方的访谈室，对我来说就像异世界——警察手里还拿着警棍和手铐。我想不出这种情景和你有什么关联。

“你见过芬博洛警探吗？”莱特先生问我。

“见过。”

“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”

“心思缜密，考虑周到，为人正派。”

我在回答时谨慎地选择用词。莱特先生显得很惊讶，但他很快地隐藏了他的情绪。“你还记得你们碰面时说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一开始，听到你失踪的消息，我心慌意乱，但后来我的思绪就变得异常敏锐：我看见许许多多细节，许许多多的色彩，就像皮克斯的动画那样栩栩如生。除了视觉，其他感觉也同样敏锐，我听见时钟指针的滴答声，椅子腿在油布上摩擦的声音；我闻到挂在门上的夹克沾上的香烟味。就像把音量从